

七月如花

□ 林海平

七月的画卷如诗如画,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霞光,熠熠生辉。翠绿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欢快地跳舞;鲜花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迎接温暖的阳光。漫步在熙熙攘攘的街巷中,心情如同品尝美食一般丰富多彩,每一口都充满了无穷的味道和可能性,让人沉醉在这绚丽多彩的七月之中。在那无尽的蓝天下,七月以她那绚烂多彩的身姿静静绽放。她,如一位踌躇满志的佳人,用夏日的笔触精心勾勒着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画卷。在这充满激情的季节里,我仿佛能听到每一朵花儿轻柔的呼吸声,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欢快地跳跃,散发出令人陶醉的香气。

走近一片花海,蜜蜂的嗡嗡声与蝴蝶的翩翩起舞共同奏响了生命的赞歌。火红的玫瑰、洁白的百合、粉嫩的牡丹,以及无数不知名的小花,都在这热烈的七月中尽情展示它们的风采。它们的颜色或浓烈或淡雅,却都以最直观的方式表达着对生命无限的爱和向往。

七月的雨,也不失为一种别样的风景。它来得突然,去得迅速,却总能给炎热中的大地带来片刻的凉爽与清新。雨后的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芳香

汪曾祺对瓜类情有独钟:“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削去皮,则瓜肉浓绿,籽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虾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读之,颇有“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的淋漓兴会。

乡间青瓜小巧玲珑,色泽温碧,纹路清晰,隐逸着一份轻盈和厚重,入画悦目。天青色,烟岚薄,窈窕村妇挑着鲜嫩香瓜在路边叫卖。她们软软的步子,水蒲般的腰肢,一副青竹扁担直晃悠,清脆的吆喝回荡在长街短巷,音韵绵长。

在掌形的叶片间,冬瓜西瓜腆着肚子,孕妇一般,有点骄傲而羞涩地躲在叶丛间,偷窥着你,期待着你欢喜地采摘。吃着现摘的瓜儿,

满腔满腹,都是对晚风蝉鸣与土地辛劳的感激。

青皮香瓜脆甜,黄皮香瓜香腻。水瓜皮上有绿色杠杠,纹如蟒蛇。水瓜洗净,切成筒状,剥去瓜瓢,甜润水嫩,甜如蜜糖,缝缝温馨。菜瓜适宜腌吃,切成薄片,盐渍后淋上麻油,水汪汪,脆到刮,佐粥特佳。切成条状伴蚕豆瓣烧汤,味蕾立陪鲜美沼泽中。

香瓜弹指即破,幽香直扑鼻翼,轻轻一击,一股压抑许久的浓香伴着一声脆裂立刻喷涌而出。咬上一口,便沉醉在了那日精月华酿成的甜蜜里。黄黄的瓢子溢出来,用力一甩,瓢子溅出很远。喀嘣一咬,喀味喀味响,那份香甜脆嫩,令人齿颊生香。

顺长黄瓜入口,清凌凌,绿蒙蒙的青气弥漫开来,让人想起旧书卷,满纸秀润。黄瓜入菜更是酱拌爆炒烩,变着花样吃,横竖都行。

丝瓜缄默平静,与葶相遇,绿肥红瘦,铺陈一锅锦绣,衍生一片明媚。丝瓜有种温润风情,口感清而不淡,独得一份幽远和清逸。

冬瓜慈厚笃实,外罩白霜,内容丰富,是夏季熬汤佳品。冬瓜海带排骨汤,洒点虾米,入口甘鲜。冬瓜粥清凉甘冽,清润宜人。冬瓜以清素美味,滋润着我们宁静安逸的生活。

西瓜外表圆熟,内心甜美。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吃块西瓜,暑气顿消,真是妙不可言。黄昏时浸入井水,取之割食,冰镇清凉袭满全身。霞光下,洋溢着田园诗情。

村里人种瓜,多半自家享用,或送给四邻亲友。夏日晌午,村边公路上总有打着遮阳伞、面色黝黑的农妇在卖瓜。人与瓜相映成趣,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她们殷勤地吆喝着,满是虔诚与期盼。我驻足挑买,满揣农人的激动与欣喜,践行基本的善举。

有的香瓜、黄瓜拳头般大小,生吃嫌苦,摘下来洗净、剖瓢,腌在盆里。几天后,再捞上来曝晒,曝晒干瘪,嘎嘣脆爽。腌瓜子脆嫩,糅合夏日清风晨露,一派田园风味。

青南瓜可切丝拌红辣椒爆炒,入口清爽爽嫩,乡野菜有弥漫清欢之味。南瓜磨盘般敦实,有岁月安详之感。喝一口南瓜粥,糯软甘甜,最是暖心熨帖,顿生暖老温贫之感。

清晨,盛上一碗粘稠稠的绿豆粥,撒上几块酱瓜子,喝一口粥,嚼一块腌瓜子,那个香脆,那个嫩滑,叫人喝得鼻尖冒汗,满脸春色。嘎吱声有如冰河乍破、古琴轻弹,夏日的溽热便消逝于无形。

瓜蔬是神奇、多情的物种,总给人一种饱满、喜悦之感。夏天黄昏,豆棚瓜架,品啜瓜蔬,内心清欢,天地高远,乡愁涌动,灵魂自然有了瓜果香甜味道。

和叶子的清新,那是自然最原始的呼吸,让人心旷神怡。

夜幕降临,微风轻拂,萤火虫在田野上空飞舞,犹如点点星光,在暖黄的月光下闪烁。它们虽不及白昼花朵的绚丽夺目,却也别有一番韵味,为七月的夜晚增添了一抹神秘而诗意的色彩。

而我们,站在这如花的七月中,不禁会沉醉于这大自然赋予的美好。每一个细微的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它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时光的流转和岁月的温柔,也让我们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懂得了珍惜与感恩。

是的,七月如花,不仅仅因为她的美丽,更因为她所带给我们的那份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触动。就让我们在这绚烂的季节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感受每一处生命中的美好,去体验每一次心跳的力量。

然而,正当我们沉浸于这份美好之时,内心深处却隐隐生出一丝惶恐。美好总是短暂的,如同这绚烂的七月,转瞬即逝。我们无法抓住时间的流逝,却也无法抗拒生命的轮回。每一朵花的盛开与凋零,都在默默诉说着生与死、始与终的哲理。



荷叶田田

王仰林 摄

蒲扇来风

□ 孙邦建

倘若外出,更多的是人手一把蒲扇,这是夏季乡间外出的标配,一则可以扇风纳凉,二则可以驱赶蚊虫,倘若变天还可以遮在头上挡下雨。大人呢,经常会把蒲扇往背后的裤腰上一别,腾出手来干活。倘若哪个人手里拿个折扇或者团扇,则显得另类,大抵都是城里过来的。小孩们喜欢跑过去围观,摸摸看看,有些还要借来显摆几下。但就功用来说,还是蒲扇来得实在,朴拙耐用,价格实惠,扇风的力道足,过风的面积大,扇一下浑身上下都凉飕飕的,过瘾。

我们家从来不买蒲扇,父亲每年都要一次性做个十来把,有些自用,有些送人。父亲到山上扯些蒲葵树的叶子,晒干,修剪,清洗,熏烤,压平,画样,葵叶就变成了扇形。母亲把葵叶放在大木盆里用开水烫一烫,说是蒲叶会变得更有韧劲,不易开裂,可以延长蒲扇的使用寿命。晾干后,母亲找来裁衣服时剩下的边角料,给蒲扇缝一道边,让边缘不易开裂磨损。妹妹选择最小的蒲扇,叫母亲缝上她最喜欢的花边。我选择中等的,缝上篮边。

瓦屋庄以少胜多突围

□ 成克翔

出据点的动向。感到肚子非常饿,我俩就到瓦屋庄河南东边的王乡长家里去吃中饭。吃完饭,我们付了饭卷,发觉离回营的时间还早,就到瓦屋庄转了一圈。

就在我俩准备回营的时候,突然发现两个行商模样的人,一人提着一大捆韭菜,形迹十分可疑。我们怀疑他们是敌特汉奸,韭菜捆里可能藏有武器。在他们还没有发觉前,我们就突然包剿过去,将他们捕住,两支驳壳枪顶住他们,命令他们打开韭菜捆,只见里面包的全是伪储币钞票。随即,我们将他俩带进路边的铁匠铺内审问,他们吓得浑身发抖。我们就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带这么多钱干什么?开始他们不讲话,可在我们再三追问下,一个年轻些的人就回答说:“我们是做生意的,想到乡下买牛!”

那个30多岁的家伙一听这话,忙说:“他是我带来的,什么也不知道。他说错了,我们想去乡下买条小船。”年纪稍大些的知道,在解放区贩卖耕牛,是违

爱上蝉,缘于蝉鸣,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蝉鸣是夏天最有特色的声音。

蝉的别名叫知了,我更喜欢叫它“知了”,知了知了,谁知我音。蝉儿,是一种灵性的生物,蝉在树枝上慢慢转动,总是朝着最亮最热的方向,如朝圣者狂热虔诚鸣夏,直至暮霭沉沉。聆听蝉鸣,专注一境,去燥敛心,心情平静,心旷神怡,可以养生修性。蝉用歌声倾吐心中的一切,聆听蝉鸣,便多了一份禅意,让我们有了对生活的解释和思索。

有蝉的歌唱,夏天变得清脆而有朝气。夏日午后,躺在树荫处,听蝉鸣不倦,高低错落,余音袅袅,不绝于耳,蝉声掩埋了城市的喧嚣和聒噪,听着阵阵蝉鸣,心灵便有了安谧。

夏日的午后,阳光洒在郁郁葱葱的树叶上,洒下一片斑驳的光影。在这宁静与喧嚣交织的时光里,蝉鸣声如潮水般涌来,它们是夏天的歌者,是季节的诗人,用高亢而持久的歌声,谱写着夏日的绝句。

千百年来,蝉鸣始终伴随着夏日的脚步,与诗词为伴,叫响了整个夏天。从“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蝉鸣成为诗词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这高洁而纯净的音符里,我们仿佛能听到夏天的热烈与奔放,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希望。

夏天最动人的旋律,就是蝉鸣,蝉在林间不知疲倦地朝着太阳放歌。声声蝉鸣,忽长忽短,时隐时现,有节奏地交替着。蝉就是一个歌者,为夏而生,蝉在黑暗土层下苦苦等待了四年,历尽艰难,才拥有了一夏的阳光,它们唯有通过欢乐地歌唱,来抒写着一生的精彩。

燥热的夏天单调烦闷,唯有一阵阵蝉声,给夏天平添了乐趣和色彩。蝉鸣就是夏之歌,蝉是枝头上的精灵,是夏天的一道风景,他们的声音在盛夏的阳光里行走,它们踏着季节的节奏,用原创的发音表达着最美好的时光。蝉声是热闹的,夏天因蝉鸣变得美好。

蝉鸣,在盛夏的枝头传动。蝉声幽然清亮,铿锵有力,是大自然中的最美的音符。蝉鸣拉长了季节,那一串串动听的音符奏响着季节的梦。蝉鸣如夏季的五线谱,时而温婉缠绵,时而铿锵有力,时而透明,时而浑厚,在季节里跌宕起伏。年年夏日,蝉声依旧,聆听蝉鸣,让我肃然起敬。

聆听蝉鸣,总有几分感动。蝉声热烈而响亮,高亢且执着地为夏而歌,蝉鸣此起彼伏,汇成了一首和谐生动的夏日交响曲。蝉鸣,是悠扬动听的美妙乐章,在寂寞乏味的日子中,谱写激情,为炽热的夏天带来了生机,蝉鸣就像写在苦夏里的一首绝句,对生命无比的挚爱,表达着对季节的感悟和启迪。

听蝉鸣夏,是一种享受。在这喧嚣的城市中,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各种噪音的侵扰,但当我们静下心来,聆听那来自大自然的蝉鸣时,我们便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美好。那嘹亮的蝉鸣声,如同美妙的音乐,在耳边回荡,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生活的烦恼与忧愁。

蝉鸣是夏天的绝句,有蝉鸣才是夏天,蝉鸣阵阵,把夏天的这首绝句演唱得如火如荼。

红色故事连载

吃罢晚饭,大伙不约而同地聚在河边的几棵大树下纳凉闲聊,扯些家里短长和新闻八卦。我们小孩儿对这些没兴趣,我们盯上了树上聒噪的知了,拿来竹竿粘知了玩,有些人抓了回去油炸吃。或者在路灯下捉金龟子,抓到了就用细绳绑在腿上,看它扑腾翅膀。待浑身臭汗,便捡起地上的蒲扇用力扇一阵。后来不知哪个人发明了新玩法,用剪刀石头布决出赢家,输家要给赢家扇六十下。我因为输的次数多,经常扇得臂膀酸疼,以后就没有兴趣参与了。

长大成家后,家里有了空调和风扇,但书房里还是摆放着父亲做的两把蒲扇,偶尔会拿出来扇一扇。特别是儿女还躺在摇篮里时,傍晚边推着她在楼下的院子里散步,用蒲扇给她吹吹风赶蚊子是最好不过的了,还能看到几个裤腰别着蒲扇或者手里拿着蒲扇的老人,瞬间感觉亲切起来,仿佛回到了热闹的乡村。

我想这就是老手工艺的价值,更有温度和情感,不是坚硬锐利的机器都能取代的。

瓦屋庄以少胜多突围

法犯罪行为,所以他赶忙纠正。

当时县政府发过布告,严禁敌占区的人到抗日根据地贩卖耕牛,破坏解放区农业生产。耕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力,宰杀耕牛就是违法犯罪。当时,我要将他们带回部队,交地方政府处理。可这2人死活不肯跟我们走,苦苦哀求说:“这钱是我们借的高利贷,钱没了,我们就倾家荡产了,一家人就活不成了,求求二位老爷,给我们留条活路吧!”

老江的心被他们说软了,就对我说:“还是把事情弄清楚再走吧!”

(未完待续)

